

看似容易成却难

咸阳师专 高时阔

十五世纪末，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率领船队横渡大西洋，首次发现美洲大陆，轰动欧洲。据说当时有一些人对此不服气，极力贬低这一发现的意义，说：“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只要上了船，一直往西开，任何人都能发现那块大陆。”哥伦布听了并不作解释，他拿起一个鸡蛋，问这些人：“谁能把这个鸡蛋竖起来？”大家面面相觑，一筹莫展。哥伦布接过鸡蛋，轻轻地敲破一点它底部的壳，鸡蛋便稳稳地竖在桌子上了。众人一起喊起来：“这么简单，我们也会！”

“是吗？”哥伦布淡淡一笑，“可是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现实生活中有一种人，总爱把别人的成功说得微不足道，仿佛自己什么都行，只是不愿意去做。报载，某厂有两位技术员经过长期合作，研制成功一种新型阀门，通过了技术鉴定，获得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有人却不以为然地说：“小小阀门有啥了不起，还不都是不锈钢造的！”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比谁强。这实质上是“大锅饭”、平均主义在一部分人思想上的另一种反映。

世上有些事看起来似乎很容易，但是要获得成功，哪怕是在原有基础上前进一步，也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和代价。且不说哥伦布那落后的帆船队伍随时可能在惊涛骇浪中倾覆，就是那一点就破的竖鸡蛋之类的小事，倘若没有丰富的知识阅历，没有事业家的睿智果敢，也是不会轻易成功的。“看似寻常实奇崛，成如容易却难寻。”何况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每一项改革、每一次新发现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已远非昔日哥伦布的探险可比。

面对别人的成功，与其说长道短，莫如动起手来切切实实地干点实事。当你尝到了其中的甘苦时，就不会再也瞧不起“竖鸡蛋”之类的小事了。

鸡蛋之类的小事，倘若没有丰富的知识阅历，没有事业家的睿智果敢，也是不会轻易成功的。“看似寻常实奇崛，成如容易却难寻。”何况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每一项改革、每一次新发现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已远非昔日哥伦布的探险可比。

面对别人的成功，与其说长道短，莫如动起手来切切实实地干点实事。当你尝到了其中的甘苦时，就不会再也瞧不起“竖鸡蛋”之类的小事了。

在这所四百人的小厂里，有一个总务股。总务股里有一个白头发的、小眼睛、还差一岁就退休的瘦老头，姓莫。他本来是位推销员，因为跑不动了，领导让他管煤气。大家出于讨好的心理，把他叫“站长”。虽说被大家封为站长，他也只能领导他自己，因为站长带办事员都是他一个人。这“站长”官职不大，责任不轻，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省时省力，干净卫生，及时吃饭，按时上班。

这一天首批发放煤气灶具。老莫在大红纸上写了一行行通知领取煤气的姓名，贴在墙上。职工们都跑来了，一个个甜甜地喊着“莫站长”。老莫矜持地点着头，不紧不慢地洗牌一样摩弄着发票本侧缘，扑啦啦，扑啦啦，好象在专等着谁。宣传干事刘风急切地跑来了：“老莫，先给我发吧，我还忙着哩！”老莫故作惊讶地问：“你也需要煤气？”刘风惊奇地说：“名单上不是有我吗？”“唔？在哪儿写着？”“那不是！第一行第一个就是我！”老莫走到大红纸跟前，用毛笔照着刘风的名字，刷地一道子浓墨，勾销了。先通知你，叫你高兴而来，然后扫兴而归。这一手可真损！

“我明人不作暗事。回去想想吧！”老莫说。得，他“利用职权”了！原来有人曾建议刘风编简报时表扬一下老莫，说他一大把年纪，风里来雨里去，又是搬又是运，为使大家早日用上煤气，确实费了不少力气。刘风说：“算了吧，这人爱戴二尺五。他要能表扬，全世界的人都值得表扬。”刘风想了一下，明白了，原来为此！他知道老头的脾气，不过是赌气，只要三句好话

煤气站长（小小小说）

西安医学院 刘新乐

……不过，他没有说好话，他有他的主意，保证到时老头高高高兴兴把煤气灶具奉献给他，还要向他承认错误。老莫呢，望着刘风离去的背影，仍怒气不休，对大家说：“不是我老莫爱戴高帽。辛苦为了啥？我一不图升官，二不图发财，就是为落个好名。现在有些人就是不要名气，我要！”

刘风又要编简报了。他拍拍脑瓜，转转眼珠，嘴一咧，笑了。第二天，一篇通讯发在简报显要位置：“宝刀不老，莫站长一人装两车；风来雨去，三两天运回五百罐……”临了，“刘风”两个大字署在文章下面。大伙看了直瞪眼，这是哪儿的事呀？一罐子煤气几十斤，老莫有腰脊劳损，和司机两个人装尚且累得腿软筋麻，能一个人装两车？再说运煤气的地方有两千里，汽车不打拌子往返一趟也得七八天。更何况每次最多去两辆卡车，满装满载也不过三百二十罐。但是大家想了想，相视一笑，明白了。

这次刘风的名字又堂而皇之列在第一位了。他兴致勃勃地来到老莫办公桌前，嗓门甜甜地喊了声“莫站长”。老莫声调平缓地问：“你又来干什么？”“领煤气呀。”“你叫什么？”“我叫刘风呀。”“唔？你就是写报道的刘风呀？”老莫把脸一沉，“你干的好事！”又拿起笔来，照着刘风的名字狠狠一抹，转过身来：“你以为我就是爱这虚名？上一回，该说的你不说；这一回，没有的事你乱编，这是糟践我！啥事就是啥事，多一份功劳我都不领！领煤气，没相！”

当然，刘风最后还是领了煤气，不过他是红着脸领走的。

诤友

友

(散文)

陕西省钢窗厂 金玉声

我的诤友，总是当我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就来到我的面前。我对她有着深厚的感情。这感情到底有多深呢？可以打个比方：我觉得我就像一棵禾苗，扎根在生活的泥土里，而她就象水分，时刻在我的根须下流动，滋润我繁荣的生命，我因此才得以葱绿，才蓬勃着生机。

当我童蒙初开的时候，我就和她结识了。她告诉我许多关于这个世界过去和未来的事情，在我的头顶开拓一片思绪的天空，让智慧的小鸟飞翔，唱出美妙的歌声。

我曾蒙受委屈，在我郁愤深广的时候，她说：“伟大的心胸最容易把苦难当作德行，做的好事受到指责而能坚持下去，才更有意志的光辉。”我听从她的劝告，把误解与非议看作秋霜，自己去傲一片悄然无声的红叶。

我有时消沉，觉得自己是一个庸才，无论怎样地努力，终究成不了大器。她仿佛看透了我的心事，就对我说：“任何天才，都是一分聪明加上九十九分勤奋，真正的天才是从不断的奋斗中得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庸才只是懒汉的别名。”我从她那里获得教益，于是不在自卑。

我常常怠惰，只满足于八小时的工作，在静夜柔和的灯光之下，她忽然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人生就是奋斗。没有奋斗的人生是一条从零到零的虚线。生活应该永不间断地沿着实践走！”我的精神陡然一振，立刻忘记了一天的疲

劳。一直工作到深夜。

当我的思想被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所纠缠，她对我说：“一个人思虑太多，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

当我做出点成绩而受到赞扬时，她忠告我：“真正思考的人，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的知识，要比从自己的成就中吸取的知识更多。”

当我面临着失败而感到沮丧时，她又鼓励我：“锲而不舍是成功的秘诀，浅尝辄止才是失败的伴侣。通往成功最近的路就是恒心。”

……

我的诤友使我认识到自己，就象江河里的一朵浪花，既被别人推着走，又要推着别人走。浪花，永远充满着朝气。

保尔·拉法格在回忆马克思的时候说：“无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向他提出最困难的问题，都可以从他那里获得满意的回答。他的头脑就象停泊在军港里升火待发的一艘战舰，准备一接到通知就开向任何思想的海洋。”即使用这段话来描述我诤友的品格，也是恰如其分的。

朋友，你读了这篇文章之后，一定也想结识这样一位诤友吧？那么，当你从沉思中抬起头来的时候，她一定就站在你的书桌前，向你微笑。



从大仲马哭泣说起

北京 徐钢

法国作家大仲马在创作小说《三个火枪手》时，由于故事情节的发展，其中一个火枪手非死不可了，然而大仲马特别喜欢这个人物，他试图改变人物的命运，但却做不到了。作家感到了整个故事的发展和人物性格逻辑的自然进程那种不容违背的强大力量在支配着他，迫使他不能挽回人物不幸的结局。当他一想到这个勇敢的人将被自己的笔杀死，而自己却不能救他时，他的内心是多么痛苦、矛盾，竟然洒下了热泪。

这件事使我想起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在谈创作长篇小说《毁灭》时的一段话。他说：“照我最初的构思，美谛克（《毁灭》中的人物）应当自杀；可是当我开始写这个形象的时候，我逐渐逐渐地相信，不能也不应该自杀。”“自杀会赋予他一种与他整个面貌不相称的小资产阶级‘英雄主义’的光辉或是‘痛苦’的光辉，而实际上他是一个卑鄙的、怯懦的人，他的痛苦是非常表面的、极小的、微不足道的。”

大仲马尽管十分喜爱他的人物，但他还是服从了生活的逻辑；法捷耶夫没有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支配人物命运，而是严格以人物自身性格的逻辑表现人物。这是因为他们十分懂得“真实是艺术生命”的法则，不可违背。

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它是通过较完整的情节和活生生的人物性格的刻画来表现生活、揭示生活的。这就是说，作品中的人物如同生活里的人物一样是有生命的个体，“做什么”和“怎样做”，完全依据自己的意志和性格，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

合，都是因为他们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其间必须包含着生活的真实，只有如此，才是有生命的艺术作品。倘若作家根据自己的好恶，随心所欲地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和支配人物的命运，不顾人物本身的意志、愿望和性格及环境的依据，这就势必使读者不相信人物是有血有肉的生命，只不过是作者任意操纵的傀儡，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能有什么生命力呢？



硕果（国画）

吴昌哲作

面对新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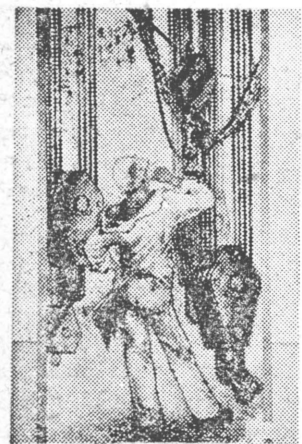
山西 李 晓

告别了，昨日的教室、书桌、纸笔、砚墨，我，面临着新的生活。虽然，为我准备的并非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办公桌，也不是有个铁饭碗的国营企业的工作。但我，既不失望，也不胆怯，更不惶惑！浪费青春，浑浑噩噩，垃圾一坨！怨天尤人，满腹牢骚，——可伶可笑！父母庇荫，寄生生活，

诗 话

诗，应该是诗人激情喷射的火焰，闪耀着诗智的光辉。诗，应该是由精神的稀有元素制成的时代雷霆，振聋发聩，激励人们斗志昂扬地去开拓新纪元。

(薄荣玲 白福成)



序 幕 周卫平施其县